

追念刘浦江君

阎步克

面对各种烦杂纠葛时，时时能感觉到他的一种气质，我觉得就是理想主义的气质。私下听他谈看法，总是说要坚持学术标准，坚持纯学术的价值观。

刘浦江君去世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师生陷入了悲痛。从事历史学这个职业，看过了数千年的生生死死；而浦江君的意外罹疾和英年早逝，还是给这个多年合作的学术集体，留下了一个无从弥补与永久感伤的空缺。天妒英才。“斯人也而有斯疾，命也夫”这句古语，就是此时的感受。

虽生命无常，无常而有限的生命如何书写，是个人可以选择的。当年邓广铭先生的慧眼识才，在很多年后被验证了：邓先生把浦江君调入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，由此，用浦江自己的话说就是“纯属偶然，走上了辽金史研究的道路”；而他的多年学术生涯，不负邓先生的慧眼，其两部文集和近百篇文章，赢得了相关学者的高度评价。我不是辽金史领域中人，不具备评价资格。但若说到个人的阅读感觉，就是其文章清晰精细、要言不烦，展示了出色的文献功底和难能可贵的辨析力、洞察力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浦江最初所接受的研究任务，是解决《大金国志》一书的真伪问题。由文献学而进入史学，有时需要跨过一道门槛，否则就容易局限拘泥于史实细节的推敲考订。然而才气使然，在论史之时，浦江随即就展示了其能力，展示了其理论思维和把握宏观、揭示线索的能力，在辽金史政治、制度、民族、语言等多方面，做出了一系列贡献。而且其思考不断拓展，上及南北朝隋唐，下至近代，在这个漫长时段中，深入考察了若干重大政治文化现象，如正统、五德、史观、民族意识等。我个人对政治文化有较多兴趣，所以浦江在这方面的相关成果，对我启发尤多，我很赞赏他的思辨、提炼和表达的水准。

给我启发的，还有日常聊天中听到的浦江对学术、学者、学风的私下评价，多切中肯綮，每每让我开阔了眼界。而且作为一个普通教师，浦江对各个学术单位的潜力、特点、方向和学科发展，竟然也相当稔熟，闲谈中一一道来，脱口而出。后来，浦江担任了北大历史系的副主任，他的行政才干得以发挥了。在组织协调历史系的科研教学时，他的工作作风是认真负责、简练高效。不止一次听到学校行政人员的私下议论，说历史系刘浦江的开会发言锐利清晰，有见解有想法，总能说到点子上。浦江行政能力强，但并非那种老练圆滑，而是不迎合不调和，富有原则性，不失书生本色。面对各种烦杂纠葛时，时时能感觉到他的一种气质，我觉得就是理想主义的气质。私下听他谈看法，总是说要坚持学术标准，坚持纯学术的价值观。学者的品性，当然也将表现在学术之外的各种事情上。有同事追念浦江，说他学术、品行，做人、做事都令人钦敬；说到品行和做事，我个人觉得，他做行政领导时的表现尤为可贵，值得尊敬，那维系了一个学术单位的可贵传统，那种让我们教师在忙碌嘈杂中又感觉宁静单纯的传统。

在已知大限将至的严峻时刻，浦江自然而然地回顾自己的人生。他觉得，没有什么遗憾，想做的事情都做了。这让人想起死于癌症的维特根斯坦，其临终遗言是“告诉他们，我这一生是美好的”。浦江戛然而止的人生，给同仁和学生留下了深深惋叹，不过仍可宽慰的是，他没有虚度人生、埋没才华，其学术生涯留下了光彩。有这么一句话：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时，这个世界会比我到来时美好一些。浦江做到了。斯人长逝，但他给史学宝库增添了财富，并肩前行者和后继者记住了他的身影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）

《东方早报》2015年2月8日《上海书评》